

北海文史

第二辑

忆亲密战友余道生

赖英口述 罗威整理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坚持在广西北海市斜阳岛上(原属广东省)开展武装斗争，最后壮烈牺牲的共产党员、前卫指挥员余道生，是我的丈夫、我的亲密战友。他比我大三岁，如果他活着，今年是他的八十寿辰。

每当我忆念亲人的时候，他那高大的身影，突起的双颧，温善的性格，英勇的气概，又显现在我的眼前。我想，他能活到今天，看到党中央的英明，看到祖国的昌盛繁荣，尤其是他——我的亲人，今年春获得革命烈士的光荣称号，我又受到广东省人民政府颁发“革命烈属”的鲜红匾的崇高荣誉，他是多么的快慰啊！

追忆过去的战斗史，我更思念我的亲人。今年是他八十寿辰，我无以祝贺，仅用眼泪磨墨，传下这篇回忆录，以缅怀我的亲人和死难的烈士们。

余道生，一九〇二年(清朝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出生于广东遂溪县余屋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父母务农，弟弟教书。余道生生于革命烽火时代，太平天国、义和团的革命故事沁润他的童年，尤其是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建立民国在他的心灵上播下了种子，他渴望中国的新生。可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却象昙花一现，当蒋介石暗揽大权之后，孙中山先生的“联共、联俄、扶助工农”的革命政策被破坏。余道生忧于国家的命运，深知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于是，他毅然于一九二五年前往广州，参加农民讲习所学习。在学习期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学习结束，党组织派他回遂溪开展农民运动，他和同学薛经辉一道，从广州毕业回来，家门都不进，父母也不知，便径直投身革命运动了。

余道生返遂溪搞农运不久，反动派便四出追捕，敌人以为余道生以余屋村

为立脚点，便包围了他家，捉住他父母亲，要交出余道生和枪枝。余道生从广州返遂溪，没有回过家，他父母亲还以为他在广州读书，照实情说了，敌人不相信，将他父母亲捆绑吊打，严刑逼供，尿尿随身流，他父母亲仍说不知道，敌人只好放下他父母亲，但却纵火烧了余道生的家，并派人埋伏途中，将余道生的弟弟杀去，敌人妄图用威吓的手段动摇余道生的革命信念。可是，余道生不但不动摇，反而更坚定地搞革命。

经过半年的积极努力，余道生和薛经辉等同志，在中共遂溪县县委的领导下，建立了一支拥有二百多人的农民自卫军，配有七九式步枪、六八式步枪一百多支。星星之火，突然燎原，敌人吓破了胆，慌了手脚，立即调集反动民团进行围剿。由于寡不敌众，农民自卫军被迫退至海边，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遂溪县县委决定，指派县委委员陈光礼和余道生、薛经辉一起，于一九二六年秋，率领农民自卫军一百多人，从遂溪撤至安铺，由安铺乘船渡海转移到濠洲，后到斜阳岛改造了在该岛的劫富济贫的符俊岳部，开辟斜阳岛为革命根据地。

余道生到斜阳岛，时年二十五岁。他当时被任命为第二营副营长，他为战士的生活操劳，经常乘船来濠洲购买米、菜等生活资料。我母亲陈氏原籍遂溪，用雷州话与余道生交谈，了解他的情操高尚、抱负远大，便征求我的意见，将我婚配给他。不久，我俩在濠洲结了婚，当年，我二十四岁，余道生二十七岁。

我和余道生结婚后，便和余道生回到了斜阳岛这个革命大家庭。斜阳岛上的一切，我感到很新鲜，什么都讲集体行动，吃饭、学习、开会、休息都要集体，这对当时还是一个青年妹仔的我来说，好比到了另一个天地，我看到余道生身为一个营长，种地、养猪、钓鱼，还替战士缝补衣服，样样都干，能文能武，可就不象国民党那样的官。余道生好象看出了我的心事，便利用早晚休息时间开导我，给我讲革命道理，讲共产党队伍中的官兵关系，讲当时的环境需要自力更生，经过余道生的耐心教育，我参加了革命队伍，积极投入了革命运动。从此起，余道生是我革命人生的第一个老师，是我亲密的战友，不论岛上开荒、下海钓鱼；不论转战遂溪、安铺，我都紧跟着余道生等前进。

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余道生艰苦而愉快的生活、紧张而英勇善战的崇高印象，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上。

先说他的长发长须。他往往因忙于操劳全部队的大事，一连几个月都顾不上理发、剃须，简直变成了老公仔。有时，我催他理发、剃须，他那双闪亮的眼珠却笑眯着问我：“你见过马克思吗？”我说，没见过，他说：“马克思的发须、必也是这样长呀！”

第二次我催他理发时，他说：“我经常出海钓鱼，头发长一些、厚一些，是一顶天然的帽嘛，理了发反而增加麻烦啦！”

提起钓鱼，有人感到奇怪，有这么多部下，为什么要营长去钓鱼。最初，我也是这样猜问余道生的，余道生乐呵呵地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呀！”接着，他告诉我，去钓鱼是为了熟悉岛的四周情况，只有探清每处港口、每个山取、每处港湾和海潮涨落的规律，才有利于军事部署，做到攻守心中有数，我听了频频点头，一个指挥员要做到攻守自如真是不容易呵。

余道生虽然出生于近海的乐民区，但是，他摇小艇出海钓鱼还是第一次。他不怕摔跤，不怕晕浪，以极大的毅力战胜海洋，掌握了摇艇出海钓鱼的技术，他分给我的任务，是为大家找鱼饵，我到港湾边的石上去敲蚝蛎给他们做饵，有一次，我攀一块石敲蚝蛎，这块石是浮石，我一攀它便滚动，我被它推下海，差点被海水淹死。当时我的手脚都被刮破，流很多血，但我记住余道生钓鱼的重要意义，忍着疼痛坚持为大家找饵料。由于余道生不懂鱼性，不会钓鱼，尤其是他不专心钓鱼，所以他每次钓到的鱼都比别人少得多，有时十斤八斤，有时三尾五尾。不论他钓回多少鱼，他从来没有留下一尾鱼和我私自吃，在他的心中，只有集体，只有党的事业，钓鱼少的时候，他照常吩咐我多加几瓢水，煮多些鱼汤给大家吃，一人吃半碗心也甜。

余道生的艰苦作风得到全营官兵的称道，他的英勇善战精神更为大家所赞扬。

一九二八年从濠洲渡海攻打广东省遂溪县城，获得大捷再转攻打安铺镇时，

余道生的左臂被打了一枪，血如水涌，我赶快撕下衣服的一块布帮他包扎，我看到他的脸色变白了，叫他歇一歇，他说，这时不是歇的时候，现在战斗紧张，指挥员要冲锋在前。话刚说完，他吊着受伤的手，拿着驳壳枪又指挥部队打仗了。攻下安铺，他的伤口因缺药及时治疗，红肿了，问他伤口痛不痛，他咬咬牙说说不痛。

攻打安铺取得胜和后，我们计划转往海南岛的，在那里建立革命根据地，比在斜阳岛有周转余地。可是，敌人从四面八方包围截击我们，我们打了一仗退回桂坡，再打一仗退到乐民。

一到乐民，余道生带领的四十多人，被困在一座单楼里，这座楼有窗无梯，无法攀登。被困在楼里三天，余道生为了探听被困的虚实，以得突围，第三天的傍晚，他便指挥搭人梯上窗侦察，果然，靠窗这边没有敌人包围，他不失时机地立即指挥沿人梯而上，带头越窗突围，安全撤出乐民。

一九二九年八月间，我们返回斜阳岛。一九三一年春，伪廉阳水师(即水上警察)统带(官名)李基文率兵围攻斜阳岛，攻了十天，在我们迎头痛击下，李基文无法登岛，只好抱头鼠窜。当时，有民谣讥嘲：“涠洲对面是孤墩，四面海水围匀匀，搬动千军打无倒，生生气死李基文。”

一九三二年四月，国民党反动派又一次进犯斜阳，被我们打得狼狈败走。同年九月，敌人集结大批兵力猖狂围攻斜阳岛，我们据险还击，当企图登陆的敌人靠近东埠港和北埠港时，即为埋伏在附近石岩洞里的军民一阵阵的枪弹和石头打得龟缩不前。这一天消灭敌兵四十余人，敌人毫无所获，悻悻退回涠洲岛。

这场激烈战斗刚结束，余道生警觉地对我说，一场决战不可避免地最近将要发生，他问我怕不怕死，我坚定地说：“不怕！”他称赞地拍拍我的肩膀：“对，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

余道生又和我讲了为革命流血牺牲最光荣的道理，便和薛经辉等同志去检查各部的弹药了。

平时，余道生的一双眼眉是舒展的，这天，检查弹药回来，他的双眉却紧紧锁在一起，我知道他的心中有事，便轻声询问他：“发生了什么情况？”他告诉我岛上所存的弹药很少了，指挥部研究决定，立即做好准备，挖战壕、扛石头筑掩体，坚持打。我们也作好了防守分工，符振岳所属一营，弹药较多，符主动要求到敌人主攻的东埠港口去防守，薛经辉率队守南部，余道生率队守三流柴、灶门。

时隔半个月，即一九三二年九月下旬，一场险恶的决战开始了。在敌人的海空配合围攻下，我们部队的处境越来越危险，伤病员缺药治疗，日渐减员，弹药粮食没有接济，敌军的汽艇、飞机轰击斜阳。有一次，我在番薯地里割薯藤被敌机丢炸弹震得昏迷过去，余道生发觉了，赶快背我回去，问我受伤没有，捧出他舍不得吃的杂粮粥给我吃，这是他一餐分作两餐吃的这半碗杂粮粥，我怎样吃得下，我望着他那突起的双颧更突出了，他的高大身影更高大了，我想起余道生回打遂溪漏夜带我返家与他父母见面时，他父母亲鼓励儿子和儿媳不要挂心家里、坚决革命的教导；想起我们在遂溪被截击露宿山头，他父母为我们做饭球糍叫他爸送上山给大家吃的仁慈之心，我想起他的父母和弟弟为他参加革命而牺牲的惨景，想起余道生对革命的忠贞、对同志的仁爱、对自己的严格要求，看看他瘦多了，想到部队被困孤岛的险境，我不禁涌出了热泪，余道生爱抚地边为我擦眼泪边问我：“受伤了吗？那里痛？”我噙住泪说：“没有。”“是不是怕啦？”他一双坚定的眼望着我说：“干革命就不怕死。”

余道生是这样说这样做的。一九三二年十月初十这天一早，敌人恃其人多，分头进犯斜阳。防守东埠港口的第一营营长符俊岳英勇牺牲了，同志们十分悲愤，决心给敌人以迎头痛击，多消灭敌人，为符振岳报仇。

经过多半天的激战，我们的弹药更加少了。余道生的枪只剩两颗子弹，他叫我赶快去邻近的同志处取些子弹，可是，别的同志也没有子弹了。余道生听说大家都快无子弹，便叫我通知大家拣石头块，用石头代替子弹打击敌人。就是用石头为武器，也打退了敌人两次的进攻。

敌人硬攻不上，转而开展攻心战。呼喊什么，招安出来不但不咎既往，还帮找工作。余道生听到敌人的嗥叫，马上大声回答：“别耍阴谋了！招安？有什么好招安的。打！有一个人在，都跟你们打到底！”

敌人的阴谋被揭破后，他们又集中兵力围攻斜阳。一阵又一阵的激战，弹药更少，减员更多，粮食已绝，敌人又攻破北埠。接着，敌人也进逼三流柴和灶门等阵地，面对险恶形势，余道生脸不变色，从容地对我说：“英，您记住，以后有人调查，要把我们的情况向党汇报。”稍停一会儿，他又说：“发生什么意外，您要跟薛经辉冲。”隔不久，敌人冲上来了，经过激战，三流柴阵地被攻破了。余道生叫我快去找薛经辉，他说：“我有两颗子弹，必要时自己牺牲决不被敌人俘虏。”我硬不肯离开余道生，要和他一起同归于尽。他厉声说：“您要留下，向党汇报”，一脚将我踢开，逼我走开，我刚走不远，他便向敌人打了一枪。敌人越逼越近，我听到枪声一响，转头一看，他自己打了一枪，只见他身体一颤，没有倒下，当敌人迫近他十零步脚，呼叫着抓活的。这时，我看到余道生蹲下来抱起石块，高呼：“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即跳下大海，壮烈牺牲了。

余道生烈士壮烈牺牲时，年仅三十岁。现在我回忆起他忠贞于党的高尚情操，为革命抛头颅的英雄气概，心情澎湃，热泪盈眶，但我今天能实现我的丈夫、亲密的战友余道生同志生前均嘱咐，将斜阳岛上为党均事业、坚持武装斗争的烈士们的崇高品德和英勇战斗的可歌可泣的史篇向党向人民如实汇报，既了却了我的心愿，烈士们在九天之灵，知道他们用自己的热血已经浇灌出硕伟的革命成果，也感极大的安慰。

余道生同志，安息吧！

革命烈士永垂不朽！